

民 族 英 雄

蘇元春傳

易 聲 伯 著



廣 西 省 政 府 編 譯 委 員 會 印 行

易聲伯著

民族英雄

蘇

元

春

傳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民族英雄

蘇元春傳（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費）

編著者 易聲伯

出版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

營業地址 桂林貫前街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電話 二七三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英民族

蘇元春傳

目次

頁次

第一回	衛鄉土忠烈殉難	一——三
第二回	繼父志兄弟投軍	四——八
第三回	攻蓮塘匪酋授首	九——一四
第四回	慕英雄借調千總	一五——一八
第五回	逢狹道擒讎雪恨	一九——二三
第六回	思報國慷慨吟詩	二四——二七
第七回	侵安南法人啓釁	二八——三一
第八回	戰陸岸首次立功	三二——三五

次

目

第九回	攻紙作兩面埋伏	三六——四〇
第十回	巧施計收復南關	四一——四五
第十一回	守長牆反言激將	四六——五〇
第十二回	逞肉搏大敗法兵	五一——五五
第十三回	襲板坭法人中計	五六——六〇
第十四回	奉朝命總領雄師	六一——六六
第十五回	攻北寧羣驚和議	六七——七二
第十六回	輕縱敵忍痛班師	七三——八三

民族英雄

蘇元春傳

第一回 衛鄉土忠烈殉難

話說蘇元春表字子熙，所生兄弟三人，兄元章，弟元瑞，廣西永安州（今改蒙山縣）人氏，家住北廂州頭街，雖非有萬貫家財，却也是豐衣足食，父名保德，爲邑廩生，文武雙全，人材出衆，生性猶好疎財仗義，有孟嘗之風，道光末年，元章也以幼童入了邑庠，攷取附生，真個是一門有幸，父子齊榮，保德還不時教授他學習武藝，刺槍使棍，一經指點，便能心領神會，元春方在齟齬，卽生得膂力過人，總明睿利，真所謂英物名駒，元瑞尚在襁褓之中，保德對這幾顆掌上明珠，自是歡喜非常，那時正當太平盛世，保德無事也常以教子爲樂，安享天倫之福。

誰知好景無多，那時太平天國已經起事，地方士匪假借太平國的名義乘機蠶起，打家劫舍，攻掠城池，永安州一夕數驚，地方士紳以蘇保德是個文武全材，便公推他出來率帶練勇，保德以保衛鄉土乃屬義不容辭，忙別了妻兒進城，來見了知州吳江及衆士紳，那吳知州平日卻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老爺，而且有胆有識，忠心耿耿，今見蘇保德品貌出衆，言語驚人，又是廩生，當然喜悅，不免又加勉勵一番，保德見吳知州如此賢明，正好共事，也便打起精神，日夜操練團勇不提。

且說有一股土匪約數千之衆，由首領馮仁珥率領，冒着太平天國的旗幟，由平南獨峯口入思旺，出馬練，橫過大黎，折由眉江，上水秀，來攻打永安州的城池。其時只因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人民那有自衛的能力，一路上如入無人之境，咸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衆土匪直薄永安州城下，將城池圍得水泄不通，幸賴城中早有防備，知州吳江率領衆官兵登城固守，賊衆雖攻打甚急，怎奈城上擂木滾石如雨點般打將下來，匪兵不能得手，蘇保德親率練勇在城頭各處巡邏，毫不弛懈，故賊衆一連攻打三晝三夜，仍是無隙可乘。

看看城內援兵將至，馮仁珩甚是焦急，卻忽心生一計，命衆嘍囉將附近城市鞭炮槍刮一空，待到八月一日深夜，暗暗將鞭炮盡行堆聚在城西南角上，也是天緣湊合，是夜西南風大作，馮仁珩一聲吡放，只聽得噼噼剝剝一齊响曉起來，霎時間煙霧蔽天，借着風威，猛可向城上滾了將來，官兵練勇冷不提防，都被煙霧眩暈，匪衆架起雲梯，一聲吡喊，爬上城頭，蘇保德見事不好，急急率了練勇趕來堵截時，那裡還來得及，只得且戰且卻，退下城樓，與賊人巷戰，那經得匪兵人多勢衆，可憐這文武雙全的蘇保德，便竟死于亂軍之手，結果了他的生命，死時纔三十一歲。

後來永安州人爲他殉難忠烈，建祠祭祀，以紀念他保衛鄉土功勞，四季受享，此是後語不提。後人有詩讚道：

城破永安戰血紅

丹心一片成高節

千年廟貌表孤忠

俎豆禮崇衛鄉功

且說蘇夫人元章母子聽說州城已破，保德遇難的消息，不禁嚎啕痛哭起來，元春雖是年幼，見着媽哥痛哭，也兀自的啼叫不止，蘇夫人見元春在一旁流着小眼淚，愈是傷心，這一場母子們真哭得個死去活來，最後還是蘇夫人先收了眼淚，率領元春兄弟們遙

遙向永安州城祭奠一番，穿起孝服，元章急欲爲父親報讎雪恨，却被蘇夫人攔阻道：「匪兵人馬衆多，你父親都尙然遭了他們的毒手，何況你年紀輕輕，徒然送了性命，你雖然曉得些刺槍使棍，對於武藝尙未精通，現在匪勢猖獗，將來家鄉後患未已，你們應多學習武藝，俟武藝練成後，再繼承你父親的志向，保衛鄉土，那時大讎得復，纔是行孝之道，不然枉拋了性命！」

元章見母親如此說法，不敢違拗，只得暫時收拾了報仇的念頭，日夕與元春練習武藝不提。

話說馮仁珏攻破了永安州城，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好好的一座永安州城池，頓時只見愁雲慘霧，鬼哭神嚎，屍橫遍地，血流城渠，幸好官兵聞知趕到，但馮仁珏狡猾已極，早已佈下了防禦之策，四面官兵攻打無功，及至翌年二月十五日夜，匪衆自動的棄城出走，天明發覺，官兵纔始進城，總算是收復永安州。也是永安州合當有難，熟知剛剛流亡漸復，人民甫蘇的當兒，又是土匪蠭起，且值永安連年飛蝗遍野，五穀不登，餓殍載道，自古道：「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一般無衣無食的貧民，乃乘機爲亂，永安州因之更受蹂躪，起先還是小股在永安竄來竄去，及後張羔友出世，那簡直是更不堪設想了。

張羔友股匪，由荔浦縣境於咸豐六年十一月竄入了永安州，其後雖經官兵練勇克復，但張匪卻甚狡猾異常，退出永安之後，便乘着官兵不提防的當兒，攻克了蓮塘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繼父志兄弟投軍

說話蓮塘堡是永安、修仁、荔浦、交界的據點，險要非常，自張羔友侵據了以後，便以其作爲巢穴，因之永安州便全部在他們掌握中了，來去搶劫無定，人民不敢居家，多于山上結砦居住，練勇自衛，因此更激怒了匪衆，遇人卽殺，逢砦卽燒，永安州的人民，簡直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但見那時淒慘的情形：

民無居室

道有流亡

老轉溝壑

少散四方

市塵瓦礫

田園蕪荒

淒涼滿目

疑是鬼鄉

自張羔友侵據了蓮塘以後，官兵也曾屢次進剿，都反被張匪打得個大敗虧輸，東竄西擾，殘害人民。此時咸豐末年，卻好來了一位救星，此人非別，姓易官名元泰，表字衡樵，河南人氏，因世官廣西，遂家于梧州，生得身長七尺，面如滿月，鬚長過胸，只因胸藏韜略，腹隱兵機，而且膽識過人，遂隨劉長佑以戰功保荐道員，歸部卽選，辦理平樂府軍務，張羔友匪勢猖獗，因特派易元泰前來征剿，元泰得了命令，尅日卽率領蕭榮芳、黃仲慶、兩員副將，及參將楊秀琪一千將領，由潯州出發，統帶軍馬迤邐來到荔浦縣黃泥坡駐屯，一路上紀律嚴明，刀光戟影，好不威風，此番出兵自有分教，正是：

計日三軍齊奏凱

鉅兇渠魁此歸元

卻說蘇元春是時業已成人，攷取了武童，蘇夫人亦已亡故，祇剩下兄弟三人，隨衆

人逼到砦上居住，古話說：「亂世出英雄」，只因家鄉多難，愈鍛成了他們堅強的體魄，和不避艱難的精神，加緊練習武藝，熟讀兵書，不知時又請名師指點，對十八般武藝，真是件件精通，樣樣皆能，那十八般武藝：

矛鎗弓弩銃

鞭鐧劍鏈搥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松

一日元春與元章二人在砦上練習藤牌，一滾一跌，正在起勁的當兒，元春卻猛可的想起了一樁心事，立了身來，對元章說道：「兄長，我們練習武藝，原是遵着慈命，繼承父志，保衛家鄉，目今雖在砦上訓練了些練勇，力量究屬有限，張羔友此賊不除，終爲吾州之害，以我們現在能力，豈奈他何，不如乘此投軍，如有機會殲滅此賊，豈不勝株守砦上？」元章聽說，嘆口氣道「賢弟說的是，愚兄早就有這般意見，無奈朝廷派來一般剿匪官員，大都係庸儒之輩，那是張賊的敵手，近聞易元泰倒是個文武雙全的人材，如投奔於他，也不辜負了我們一身本事。」元春道：「既有這等事，兄長何不早說。元章歇了歇說道：「保衛鄉土，爲民除害，固然是我們今日的責任，但戴天之仇我們卻何時可報？」說時，眼眶卻早已溼潤，淚珠欲滴，元春聽了，咬緊了牙關，仰面向天高聲叫道：「父呀！只憑你在天之靈，找着了馮仁珩的下處，兒雖赴湯蹈火，也要爲你報仇雪恨纔是！」說着不禁的吊下幾滴眼淚。

當下兄弟相對默默無言，臉泛愁容，也再無心思練習武藝，隨將武器收拾，回到住處，當晚兄弟又細細商量一番，如何計劃去到易元泰處投軍，如何爲地方出力。

次日便由元章出名，邀集衆親友到來，首由元章說明欲與元春一同投軍，繼承父志，保衛地方的意思，并說道：「我們兄弟此去投軍，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元瑞方在幼年，無人看管，如能得諸位親友代爲管教，我們兄弟自是感激不盡。」說完，半嚮未見衆親友發話，只因元章兄弟們武藝高強，此番出去投軍，皆上不覺失了保障，但他們口口聲聲說是繼承父志，保衛地方，却又不好阻攔於他，故爾默默無語。內中有一個年長的親友，畢竟事理通達，發言道：「貴兄弟既有此志投軍，我等當然甚是贊同，如能將張匪殲滅，不但是地方之福，也於我們皆上安全有關，元瑞雖然年幼，卻甚是睿利，貴兄弟此去放心，我等代爲教管就是一。衆親友見說，皆同聲附和，元章元春二人見衆親友答應，自是歡喜，次日將家事料理，在父母靈前不覺又痛哭一番，叮囑了元瑞，拴束了包裹，提了隨身武器，別了衆親友，下得寨來，一逕來投荔浦的大路。

兄弟們剛剛到了荔浦，可巧易元泰卻已移軍又到了修仁，元章元春不憚跋涉，又來到修仁，找着住處，打聽了易元泰的大營所在，元章寫下了兄弟們投効的手稟，直來大營投下。易元泰接了手稟，見元章元春兄弟二人，是永安州人氏，寫明是附生武童出身，父親又是委帶練勇，於咸豐元年馮匪破城之役殉難，此番征剿張匪，正用得着，忙叫差弁喚了進去。元章元春兄弟進了帳來，連忙行了個禮，退在一旁立下，易元泰看時，一個已有二十餘歲的光景，一個卻尙止十八九歲的左右，都生得器宇軒昂，身軀宏偉，站立一旁，甚是威風，元泰問道：「那個是蘇元章？」只見上首那個，離了地位，上前來唱了個諾，元泰點點頭，知道下首那人自然是武童蘇元春了，仔細看他時，卻生得一表

非常，但見他：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胸脯橫闊，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言語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胆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虎頭燕領顯威武，六韜三略擅將軍。易元泰見他們二人如此英雄，心下早有幾分歡喜，卻暗自思想：「但不知他們二人武藝如何？」自指着帳下兩柄大砍刀說道：「你們既有心投効，但不知武藝如何，你們且舞動一番」。元章元春二人見說：「應聲得令」，連忙下了階來，撩起袍袖，將架上的兩柄大刀撥下掂計，約有三四十來斤的重量，向上對易元泰揖了一揖，便捉對兒飛舞起來，兩片白光，煞是好看，但見：

上舞雪花貫頂，下掃銀河鋪霜，左右盤旋，如紫氣繞體，前後進退，如猿猴攀山，這一攞，似虎穴取子，那一揚，猶龍潭探珠，寒光起處，雷電閃耀，霜鋒騰時，禽鳥紛飛，初見宛比兩團瑞雪，接後只見一派紅光，姦邪見之破膽，鬼神望之驚傷，願對英雄舞，休教女兒看，

元章元春舞了一個時辰，衆軍士也看得呆了，忽聽得上面喝叫一聲「住」，兩人收了大刀，齊站在階下聽候令下。元泰見兩人形色不變，氣息不喘，宛若無事一般，心中大喜，說道：「你們刀法既已瞧過，但不知弓箭若何？」說時，只見衆軍士抬上了兩張勁弩，兩人將大刀遞與衆軍士，試了試弩，齊向易元泰拱手道：「請觀察鈞旨，如何射法？」元泰四週看了看，指着遠處一顆楊柳樹道：「以那株楊柳第三枝爲目標」，元章元春順着

方向看那株楊柳樹時，卻遠在百步之外，柳枝恰有二丈來高，元章站住了勢，取出了箭，搭上弓弦，覷着準確，喝聲「着」，只聽得殿的一聲，衆軍士趕上看時，只見不高不低，正中第三枝，衆軍士見了，一齊鼓掌，元章不覺面有得色。元春更欲賣弄自己本事，抬頭看時，只見一支喜鵲正展翅從東北飛來，元春指向易元泰道：「待小可將這支喜鵲射將來下，一說時，喜鵲已吱吱喳喳的飛到了頭頂，元春將弓弦扣滿，覷着親近，仰天一箭射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攻蓮塘匪會授首

話說元春將弓弦扣滿，覷着親近，仰天一箭射去，那喜鵲兒正飛着，如中魔似的，納頭便跌將下來，只見衆軍士一聲喝采，易元泰見了大喜，令一名軍士到營門外去張望，不一會，提着個鵲兒拋在地上，易元泰看時，卻正射中頸項，隨即叫取出兩錠白銀，兩副表裏，賞賜二人，又叫文案將二人即以千總向前途保用，軍前効力。元章元春當下心中大喜，謝了恩。

易元泰正欲退帳，忽報修仁縣知縣陳慶安求見，元泰叫聲「請」，陳知縣來到帳內，分賓主坐下，陳知縣稟道：「卑職前奉鈞命，招撫南鄉匪衆，幸仗鈞座德威，受招撫者已有十餘村落，首領胡元隆，業已就範，特來稟知。」易元泰道：「我早知匪衆原係盲從居多，理應剿撫兼施纔是，叵奈前時一般征剿官吏，只談剿字，不談撫字，致乃愈剿愈多，無不失敗，此番貴縣出力，定當申報層峯。」陳知縣見說諸諾連聲口稱：「不敢，不敢，全仗觀察大人威德。」易元泰又問道：「胡元隆現在何處？」陳知縣稟道：「現已來縣，在轅門伺候。」元泰即叫來相見，不一會，差弁引了一人進來，見易元泰翻身撲地跪下，元泰定睛看時，見他生的四方臉膛，領下稍留髭鬚，頭上戴着一頂破頭巾，披着一領布衫，狀貌似非惡難，只管在地上叩頭不止，易元泰叫他起身，那人道：「不敢，易元泰道：「但起身毋妨，」那人見說，始敢起身，退立一旁站住。易道隨即問了一些匪情，又再勉勵一番，准予自新，恩許軍前効力，胡元隆謝了恩。次日易道以黃仲慶率

領二千人馬爲先鋒，自率蕭榮芳爲接應，一千衆將一齊殺奔蓮塘堡來。

卻說蓮塘堡第一重關隘便是虎形關，依山爲寨，頗爲險要，匪方守將名陳戊養，聽得易元泰領兵前來，便點齊一千嘍囉下關迎敵，卻好黃仲慶領軍早到，各用弓箭射住了陣脚，門旗開處，黃仲慶挺着蛇矛，首先出馬，對陣一棒鑼響，也跳出一員匪將，執着朴刀，騎下一匹赤色捲毛騾，趕了下來，看那人時，生得粗陋異常，但見他：

容貌模糊似鬼，身材彷彿如人，胛形骸，腌臢肢體，渾身都生斑斑沙魚皮，夾腦盡長彎彎捲髮。胸膛一片緊頑皮，額角三條強拗皺，殘暴如豺虎，古怪似妖精。

陳戊養趕將下來，也不打話，便一直來奔黃仲慶，黃仲慶大罵道：「潑賊，今日惡貫滿盈，定要擒拿於你，解救一方之生靈」，拍馬上前把蛇矛一舉，兩人便廝殺起來，誰知黃仲慶是個身經百戰的驍將，陳戊養那裏是他的對手，鬪有一十餘合，看看遮架不住，陳戊養輕晃一刀，便欲走脫，黃仲慶那裏肯放，縱馬上前，逼近一步，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將陳戊養腰帶一提，喝聲「去」，便向地上一拋，衆軍士上前細了，黃仲慶將蛇矛一揮，二千軍馬一齊殺將過去，嘍囉們見主將被捉，那裏還敢回關，四散奔跑被衆軍士殺的殺，砍的砍，屍橫遍野，黃仲慶忙揮兵趁勢殺上關來，將關隘佔領。卻好易道大軍已到，便迎接元泰進關，點查自己的人馬卻纔好損失了幾十名，易道大喜記了黃仲慶第一功，將陳戊養檻上囚車，送劉巡撫發落，便催鑽軍馬，直來逼攻蓮塘堡大寨。

卻說蓮塘堡大寨，端的異常險峻，兩下裏山勢環繞攏來，包住這座大寨，山峯雄壯，中間只有一路可上，關上平日皆擺着些擂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槍密密地攢

着，防範甚是嚴密，張羔友在山寨內坐了第一把交椅，閉文剛，石朝龍坐了第二第三把交椅，後來官軍有個將官陳東昇背叛過去，張羔友便把第二把交椅讓他，閉文剛石朝龍便改坐了第三四把交椅，因之二人心中甚為不平。

張羔友探得虎形關已破，不待官兵來攻大寨，便親率閉文剛，石朝龍二員匪將下關迎敵，黃仲慶率領人馬剛到，尚未立住陣腳，張羔友帶領衆多嘍囉，便衝殺過來，只見為首的鄉人，生得甚是凶惡，但見他：

疙疸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身上交加烏黑點，渾似牛鉄打成，疑是頑銅鑄就，騎下烏騮馬，舞動一對銅板斧，活像個黑旋風。

黃仲慶看了知道便是張羔友，趕上去喝道：「無知草寇，為害生靈，老爺正要砍得你碎屍萬段，為民除害，今日死期已至，還不下馬受縛，」舞動蛇矛，拍馬直奔張羔友，張羔友大怒，掄着板斧，沒頭沒腦斫將下來，閉文剛，石朝龍二人也指揮五千嘍囉，一聲吶喊，掩殺過來，官兵陣腳未立，被閉文剛，石朝龍一陣衝殺，隊伍大亂，四散潰逃，黃仲慶見不是道，兼張羔友甚是力大，無心戀戰，虛幌一槍，向後便走，張羔友那裡肯捨，大喝一聲：「兀你這小子往那裡走？」催着坐騎便追下來，黃仲慶正在危急的當兒，只見來路塵頭大起，黃仲慶知救兵已到，早見蕭榮芳一馬當先，舞動青龍偃月刀，趕上接應，黃仲慶見了，也回轉馬來共同廝殺，張羔友抵敵二將，毫無懼色，剛鬬有二十回合，閉文剛正追趕官兵，今見張羔友力敵二將，恐他有失，也拍着馬過來助戰，四將一往一來，一回一去，八條臂膊縱橫，十六隻馬蹄撩亂，但見：

殺氣騰天，征塵匝地，一個金釵斧直奔頂門，一個渾鉄鎗不離心坎，一個矛尖上吐一條火焰，一個大刀上迸幾道寒光，那箇是三國中雲長重生，這個是梁山泊李逵再世，一個是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山根，一個如華光藏生噴，仗金鎗搗開地府，這個圓彪彪睜開雙眼，屹查查斜砍頭來，那個必必剝剝咬碎牙關，火焰上搖得鎗桿斷，各人窺破綻，那放些兒鬆。

四人正殺得難解難分之際，石朝龍又加上前來，蕭黃二將左遮右攔，漸漸有些吃力，易元泰卻領大隊軍馬已到，見蕭黃二將不能取勝，忙叫鳴鑼收軍，蕭黃二將撇了三人，便向本陣退去，張羔友見官兵大隊已到，也不來追趕，自回關上。黃仲慶點查人馬，三停已缺了一停，自來請罪，元泰道：「軍家勝敗，古之常理，何罪之有？」又加安慰幾句，黃仲慶始纔放心，當晚大軍紮營安歇。

次日辰牌時分，報道：「張羔友又來搦戰」，易道聽說，吩咐：「先各就掩蔽處安放火炮，就我舉戟爲號一齊施放」，又傳令衆將一齊披掛上馬，易元泰也戎裝擐帶，親來監戰，擺開陣勢，左有蕭榮芳，右有黃仲慶，後有楊秀琪，蘇元章，蘇元春。張羔友見中軍旗號，高高揚了個「易」字，騎馬騁驟，厲聲罵道：「殺不盡的賊官，又來敢捋老爹的虎鬚，誰敢親來與我陡戰三百回合」。易道顧衆將道：「誰個英雄，爲我斬此狂賊」！話猶未完，只見轉出一人欠身道：「小將願往」，易道定看時，卻是千總蘇元春，易元泰道：「此賊不可輕敵，蘇千總首次出馬，極要小心纔是」，蘇元春那裏聽得，拍馬提刀，直奔張羔友，張羔友見對陣中跑出一少年將官，直飛奔過來，也催動坐騎前來迎戰，